

陳新雄 編著

中原音韻概要

學海出版社印行

新學社

PDG

中原新韻概要

著者：陳

出版者：學

登記證字號：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一〇〇二號

發行人：李

發行所：學

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二九之一（師大綜合大樓）

電話：三九一七六七五號

臺北市郵政信箱二四二八九號

郵政劃撥帳〇〇一四三五四一號

定價：新台幣

中華民國七十

印翻・有所權版

自序

半年前的某一天，我跟張孝裕、李善馨兩位先生閒談，孝裕兄說到他教國語語音學，極需要有一部對中原音韻專門介紹的書，而且要把民國以來各家研究的成績都能夠擇著取華的包括進去，作為他教學上的參考。善馨兄在旁聽了，接著就說如果有這樣的一部書，他願意把它付印出來，提供給學術界。因為我們平日教課都太忙了，雖知道中原音韻是一部在中國語言學史上很值得研究的書，可是要把它簡要的作一概括的敘述，也是要費很多的時間的，既然有此需要，所以我就不自量力的承諾下來了，願意作此嘗試。話說過了，也就算了。可是以後每次碰到孝裕、善馨兩位先生的時候，他們都要問我有沒有動手編寫，在他們兩位催促之下，只好硬著頭皮去搜集材料，經過半年的搜集，有關研究中原音韻的資料差不多都過目了。於是才一篇篇的分析比較，最後綜合

各家研究的成績，把它編成這個小冊子，對中原音韻的產生背景，作者介紹都約略的涉獵到了，至於中原音韻的內容，因為前賢研究的多，所以就用了比較大的篇幅來介紹。自己一得之愚，也偶然加入其中。這本書不敢說有甚麼見解，只不過採用前賢的成說，把它編成一本簡略的介紹而已。書能寫成，還要特別感謝張孝裕、李善馨先生的督促，假如說對中國語言學與國語語音學有些微參考價值的話，更應特別謝謝張李兩位先生的勉勵以及前賢勤劬的研究。至於編撰的疏漏，則完全是筆者才疏學淺所致。還望海內外的專家學者不吝指正。

民國六十五年八月廿八日陳新雄序於台北市和平東路鏗不舍齋

中原音韻概要 目次

一、中原音韻的產生背景·····	(1)
二、中原音韻的作者簡介·····	(11)
三、中原音韻的內容分析·····	(15)
附錄：參考書目·····	(53)

中原音韻概要

一、中原音韻的產生背景

中原音韻是十四世紀（元代）時期為北曲押韻而作的一部韻書。它的最大的特點就是完全擺脫了傳統韻書（註一）的束縛，純粹根據實際的語言系統而編成的韻書。這在中國音韻史上是一次創世紀的大改革。在十三、四世紀時的北曲用韻，大致是代表當時中原、中州等北方官話的語音系統，那末中原音韻所代表的也就是當時北方官話的語音系統。這對於我們探討國語語音系統的形成和發展有很重要的意義，幾乎可以說，要研究國語語音系統的形成，中原音韻是一部很重要的參考資料。

〔註一〕所謂傳統韻書是指切韻、唐韻、廣韻、集韻、禮部韻略、五音集

韻、壬子新刊禮部韻略、平水新刊禮部韻略、韻府羣玉、佩文韻府等韻書所代表的韻系而言，它們分韻雖有或多或少的不同，但基本上韻系是一致的。而且都是以傳統的平上去入四聲來分卷的。

在我國語言學史上，韻書蓬勃的發展，應是一大特點。從三世紀到六世紀（魏、晉、南北朝），真是「韻書盡出」的時期，最早的一部韻書是魏李登的聲類，其後像呂靜的韻集，夏侯詠的韻略，陽休之的韻略，周思言的音韻，李季卿的音譜，杜臺卿的韻略等是當時最著名的韻書。（註二）到了七世紀（隋代）初，陸法言跟劉臻、顏之推等八人合作了一部有名的切韻，差不多可以說是中國韻書之祖。稍後出來的王仁煦的刊謬補缺切韻，孫愐的唐韻，以及十一世紀（宋代）的廣韻與集韻等等都是根據陸法言的切韻編撰而成的。這一類的韻書是按音韻編排的漢語字典，但是它們的音韻系統却不是完全代表着當時的實際語音。陸法言的切韻序說：「因論南北是非，古今通塞，欲更摺選精切，

除削疏緩。」本來就不是記錄實際語音系統的韻書，由於時代的進展，它所固定下來的音韻系統與實際的語音系統，也就差別越來越大了。唐末李涪批評切韻說：

吳音乖舛，不亦甚乎？上聲為去，去聲為上，又有字同一聲，分為兩韻。

……法言平聲以東農非韻，以東崇為切；上聲以董勇非韻，以董動為切；去聲以送種非韻，以送衆為切，入聲以屋燭非韻，以屋宿為切。又怨恨之恨則在去聲，很房之很則在上聲；又言辯之辯則在上聲，冠弁之弁則在去聲；又舅甥之舅則在上聲，故舊之舊則在去聲；又皓白之皓則在上聲，號令之號則在去聲；又以恐字恨字俱去聲；今士君子于上聲呼恨，去聲呼恐，得不為有識之所笑乎？

〔註二〕參見陸法言的切韻序。隋書經籍志：「韻集六卷，晉安復令呂靜撰。」又：「四聲韻略十三卷，夏侯詠撰。」「詠」切韻序作「

該」。又：「韻略一卷，陽休之撰。」又：「聲韻四十一卷，周研撰。」謝啓昆小學考云：「思言疑卽研之字。」隋志又云：「音譜四卷，李鑒撰。」北史李公緒傳：「弟鑒字季節。」杜臺卿韻略隋志未著錄，僅見於陸序。又魏李登聲類之後，隋陸法言切韻之前的韻書。還有王該的五音韻五卷，無名氏文章音韻（以上見阮孝緒七錄）王延文字音七卷，釋靜洪韻英三卷，無名氏字書音同異一卷，絃同音義三卷，雜字音一卷，借字音一卷，音書考原一卷，沈約四聲一卷，張諒四聲韻林二十八卷，劉善經四聲指歸一卷，無名氏羣玉韻典五卷，纂韻鈔十卷，王長孫河洛語音一卷（均見隋書經籍志）周彥倫四聲切韻、王斌四聲論（見南史）潘徽韻集三十卷（見隋書文學傳）惜各書今均亡佚，不能考知其詳細內容。

李涪把切韻批評為「吳音乖舛」，自然是沒有認識切韻一書的真正性質，批評很不恰當；但也確切地指出切韻與當時實際語音不合，明顯地揭露了當時實際語音演變的一些重要的現象（註三）。

〔註三〕從李涪所舉的「去聲爲上」的例子看來，切韻中的全濁上聲字在

李涪時代已經變作去聲字，與同聲韻的全濁去聲字同音了。（很、辯、舅、皓——全濁上聲；恨、弁、舊、號——全濁去聲。）

雖然這類韻書越來越不合實際的語言，但是它却一直流行了好幾百年，其間雖或多或少也出現了部分改變，例如十三世紀初金韓道昭所作的五音集韻（註四），即改併廣韻二〇六韻成為一六〇部。王文郁的平水新刊禮部韻略（註五），更進一步把廣韻二〇六韻合併為一〇六韻，不過這些改革，只是把切韻的系統機械的加以合併罷了，基本上它們仍脫離不了切韻音系的窠臼，所以我們仍稱它為傳統韻書。

〔註四〕五音集韻寫成于金章宗泰和八年（一二〇八），它除了併韻之外，還把韻內的字，按着聲母始見終日的次第重新加以安排。

〔註五〕平水新刊禮部韻略金王文郁寫成于金哀宗正大六年（一二二九）它的歸併韻部，基本上是按禮部韻略的獨用、同用的界限來定的，稍有不同的就是將上聲的週拯，去聲的徑證又加以合併了。

然而文學的作品是要講求韻律的鏗鏘。聲音的要求是和諧悅耳，這樣才能感動人的心靈，宣洩人的情緒，當然這種聲音是要以實際語言作基礎的。為了符合這一條件，所以對傳統的韻書就產生了重大的改革，可以拿十三世紀的古今韻會舉要〔註六〕跟蒙古字韻〔註七〕作為代表。這一次的改革才算是根據當時的實際語音來改進的，但在一定程度上仍受到了傳統韻書的影響，仍有部分不夠徹底。真正徹底的改革，就是在這種風氣影響下的中原音韻。

〔註六〕元黃公紹的古今韻會過於浩繁，現存的只有熊忠的古今韻會舉要，寫成於元成宗大德元年（一二九七），他的聲韻系統，是一個與切韻很不相同的新系統，好像是代表當時官話系統。

〔註七〕蒙古字韻是一項對音的史料，現在的抄本為元武宗至大元年（一二九八）朱宗文所編，語音系統跟韻會舉要基本上是一致的。

中原音韻的正語作詞起例說：

余嘗於天下都會之所，聞人間通濟之言，世之泥古非今不達時變者衆，呼吸之間，動引廣韻為證，寧甘受羶舌之誚而不悔，亦不思泥一日久，四海

同音，上自縉紳講論治道及國語翻譯國學教授言語，下至訟庭理民，莫非中原之音。不爾，止依廣韻呼吸，上、去、入聲姑置，未暇殫述，略舉平聲：如「靴」（許戈切）在戈韻，「車」、「邪」、「遮」、「嗟」却在麻韻，「靴」不協「車」，「車」却協「麻」。「元」、「脰」、「駕」、「言」、「褰」、「馬」俱不協「先」，却與「魂痕」同押。「煩」、「翻」不協「寒山」，亦與「魂痕」同押，「靴」與「戈」，「車」與「麻」，「元」與「煩」，「煩」與「魂」其音何以相着？「佳」、「銜」同音與「皆」同押不協「哈」，「哈」却與「灰」同押，「灰」不協「揮」，「杯」不協「碑」，「梅」不協「褰」，「雷」不協「羸」，必呼「梅」為「埋」，「雷」為「來」，方與「哈」協，如此呼吸，非矯舌而何？不獨中原，盡使天下之音盡為閩海之音可乎？

中原音韻的著者作這本韻書的時候，是帶著語音發展的觀念的，對那些「

動引廣韻為證」「泥古非今，不達時變」的人，他是相當的不滿的。因此他才能毅然地拋棄了廣韻一系韻書的包袱，重新從實際語音系統來審音定韻，創作一新的韻書面目。

前面說過中原音韻是為北曲押韻而作的韻書，所以它的語音基礎也就是北曲的語音基礎。作者在序言裏說：

欲作樂府，必正言語，欲正言語，必宗中原之音，樂府之盛之備之難，莫如今時，其盛則自縉紳及閭閻歌咏者衆，其備則自關、鄭、白、馬一新製作，韻共守自然之音，字能通天下之語。

北曲所用的韻既然是「自然之音」，當然就是實際的語音了。中原音韻的審音定字，實際上也是從它以前和當時的戲曲用韻中歸納出來的，這不僅可從作者自己一再說明他的書是根據了「前輩佳作」而得到證明，就是別人的批評也多從此引起來的。如明王伯良曲律論韻說：

其所謂韻，不過雜採元前賢詞曲，撮拾成編，非真有所於五聲七音之旨，辨於諸子百氏之奧也。

從這些地方我們很可以相信中原音韻是歸納戲曲用韻得來的，那當然也就是實際的語音系統了。至於這一實際語音系統是以甚麼地方為標準？恐怕也就是共宗的「中原之音」了（註八）。

（註八）關於中原之音的中原有人以為是元代的大都，像趙遐秋曾慶瑞合寫的「中原音韻音系的基礎和入派三聲的性質」一文就是這種主張的。但這只是一種假定，尚未得到學者的同意，所以我們認為中原還是河南一帶的北方官話區域。

董同龢先生漢語音韻學說：

中原音韻不是「字書」，也與傳統的「韻書」不同，他是專為唱曲子或作曲子的人審音辨字而設的參考書。至於審音辨字的標準，周氏自己說，乃是北曲前輩權威作家「關、鄭、白、馬」的作品，北曲是根據活的語言寫

成的，「關、鄭、白、馬」的作品又是「韻共守自然之音，字能通天下之語」。所以我們說中原音韻就是早期官話的實錄。

董先生的話，基本上是正確的，可是事實上元曲的用韻，不合中原音韻的地方還是不少，這原因大概是元曲作家並非同一個地方的人，難免不雜揉自己方言的成分，即同一地區的作家用韻也未必能完全一致。作者只想把中原音韻定作當時戲曲用韻的規範，實際上細微的出入仍是免不了的，可是基本上它的語音系統仍是根據十三、四世紀北方官話的語音系統。

二、中原音韻的作者簡介

關於中原音韻的作者周德清氏，我們知道的不多，而且歷史上記載的也不多。虞集的序說：

高安周德清工樂府，善音律，自著中州音韻一帙，以為正語之本，變雅之端。其以聲之清濁，定字為陰陽，如高聲從陽，低聲從陰，使用字者隨聲高下，措字為詞，各有攸當，則清濁得宜而無凌犯之患矣。以聲之上下，分韻為平仄，如入聲直促，難諧音調，成韻之入聲派三聲，誌以黑白，使用韻者隨字陰陽，置韻成文，各有所協，則上下中律而無拘拘之病矣。是書既行，於樂府之士豈無補哉！又自製樂府若干調，隨時體製，不失法度，屬律必嚴，比字必切，審律必當，擇字必精，是以和於宮商，合於節奏，而無宿昔聲律之弊矣。

後來賈仲明的錄鬼簿續編〔註一〕大致也根據虞集的序，而對周德清有同的記載，只不過文辭詳略不同罷了。他們兩人都錯誤地把中原音韻誤寫為中音韻。〔註二〕此外則高安縣志也有一段簡單的記載：

周德清，睢寧人，工樂府，精通音律之道，所著有中原音韻行於世。

〔註一〕錄鬼簿續編相傳為賈仲明所著，成書的年代，大約是在十五世紀初。

〔註二〕中州音韻是卓從之撰，成書在中原音韻之後，它與中原音韻並不相同，例如中原音韻「洞動棟凍凍」等同在一紐，而中州音韻分立「徒弄」「多弄」二切。自虞集中原音韻序誤「中原」為「中州」，後人對於周德清跟卓從之二人的書多不清。今所傳王文璧增註中州音韻平聲不分陰陽，又增加音切註釋，與嘯餘譜中之中州音韻相同，都是以卓書為藍本的。至蔡清跟張某作序竟認作周德清的書，所以葉以震重訂中原音韻遂以中原的結構體例，中州的音切註釋，合而為一，大約就是也是圖書目所說的合併卓周韻